

運主筆墨欲何求未敢翻易已經頭舊增進觀近例
市山與載終經止流播眉今對大相師前甘如露
子
魯迅筆名採索

亞子先生札正

魯迅





鲁迅笔名探索

高 信 著

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

读点鲁迅丛刊编辑组

一九七七年十月

读点鲁迅丛刊

增 刊

一九七七年

封面题签 周慧珺

校名篆刻 周砥卿

编辑者 读点鲁迅丛刊编辑组
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

印刷者 黑 河 印 刷 厂

出版时间 一九七七年十月

(供 内 部 参 考)

0.50

巴人



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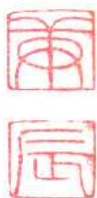
宴之敖者



鲁迅



庚辰



唐俟



鲁迅笔名印谱选

郝重今 治印

目 录

鲁迅笔名探索漫记（代序）	（1）
鲁迅笔名探索	（16）
夏剑生	（16）
自 树、树 人、索 子、	
索 士、令 飞、迅 行	（18）
庚 辰	（20）
周 遵	（22）
鲁 迅	（24）
唐 侯、侯、不 堂	（27）
黄 棘	（29）
尊 古	（32）
巴 人	（35）
阿 二、阿 法	（38）
某生者	（41）
小孩子	（44）
雪 之	（47）
救 者、宴之救者、晏 救、救	（50）
楮 冠	（52）
葛何德、封 余、唐丰瑜、丰之余、董季荷	（56）
隋洛文、洛 文、乐 贲、乐 雯、洛	（59）
遐 观	（62）

何家干、干、何 干、家 干.....	(64)
动 轩 (周动轩)	(67)
孺 牛.....	(69)
旅 隼、翁 隼、隼.....	(71)
虞 明、余 铭.....	(72)
史 癖、史 贲.....	(75)
敬一尊.....	(77)
邓当世.....	(81)
士 繇 (韦士繇)	(84)
葵 朕.....	(86)
中 头.....	(89)
康伯度、仲 度、白 道.....	(91)
越 侨、越 山、越 丁.....	(93)
直、直 入.....	(96)
栾廷石.....	(99)
齐物论	(101)
晓 角	(103)
附录一 若干笔名简释	(106)
许 霞、许 遐 (106) 长 庚、常 庚 (106)	
它 音 (107) 罗 恍 (108) 华 围 (108) 苗 挺、	
冬 华 (109) 尤 刚、及 铎、元 艮 (111)	
张 沛、赵令仪、荀 继 (112) 苇 索、桃 椎、	
符 灵 (112) 且 介 (113) 游 光 (114)	
附录二 鲁迅笔名录	(116)
附录三 有关鲁迅笔名研究资料简目索引	(118)
后 记	(121)

鲁迅笔名探索漫记

(代 序)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与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伟大，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集中表现在他终其一生，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始终不渝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遵奉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将令”，用他那支千金难买的“金不换”，对一切反动势力毫不留情地“施行袭击”“令其动摇”。正是在这种长期的永无稍懈的英勇进击和抗争中，他为我们总结了许许多多极为宝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识别、揭露、批判和战胜形形色色、明暗暗暗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宣传鲁迅，应该学习、研究、宣传鲁迅全部的战斗记录，即他的全部作品，同时更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读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史，从而熟悉鲁迅当年的斗争环境，进而加深对鲁迅革命精神的理解。

研究和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不能忽视鲁迅的笔名。这不仅因为在世界或在中国作家之中，鲁迅使用过的笔名数目之多绝无仅有，更由于鲁迅的笔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

迅的时代激烈的阶级斗争、严重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反映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妥协的韧性斗争精神与策略，映现出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在腥风血雨笼罩全国，缇骑遍野，鹰犬横行，言语道断，暴政肆虐的险恶环境中，他怎样顽强地力挽狂澜，击水中流，执着地把自己的斗争同党和革命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决不退缩，决不沉默，一息尚存，坚持战斗。

许广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子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欣慰的纪念》第二九页）鲁迅也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四四页）许广平同志的话是指研究鲁迅的文学遗产而言，鲁迅的话是针对文学批评的方法而论，但都提示我们不可单纯“论文”，而要顾及全篇及作者的全人，还有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从而理解作者“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据我的理解：作者的笔名，当包括在作者的“全人”和对“社会状态”的考察之中。

变幻的笔名，革命者用它，是为了突破文网，投入斗争；变幻的笔名，反革命者也可以用，那用心则是为了攻击革命者，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以假充真，算是“鬼蜮的伎俩”之一。比如当年围剿鲁迅的林默，即“三家村”中的伙计廖沫沙；还有那个狄克，也就是到了七十年代爬上高位，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张春桥。他们当年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混迹于革命文学阵营的

“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既要伪装革命，又要向敌人“献媚”和替敌人缴械，化名以中伤真正的革命者，就成为他们从内里蛀空革命的一种手段。鲁迅对于革命文学者的以“化名”为“钻网”战术，是支持的；而对于那些“蛀虫”和反动统治者的帮闲走狗们“利用另一个笔名”或“假名夹杂着真名”大施中伤构陷、造谣诬蔑则报以极大鄙弃。为了无情地解剖敌人，有效地战胜敌人，引起革命者的警惕，鲁迅从另一个角度提请革命者不要忽略这小小的笔名。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鲁迅书信集》第五四二页）。

如果说，笔名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策略的话，就大有革命者的策略和反革命者的“策略”之分，在了解敌人的“策略”的同时，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革命者的斗争策略，对于我们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鲁迅是主张使用笔名的。他认为：生活在反动统治者“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白色恐怖中，生活在一言一动即会招致“相率被戮被囚”的国度里，革命者不能退避，要有勇气正视黑暗、搏击黑暗，但同时也要在进攻时保护自己。要作“壕堑战”，不能有勇而无谋，作无谓的牺牲。反动派曾扬言，文章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于是有些好心人就劝鲁迅用旧名做文章。鲁迅当即指出：“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他继续变幻笔名写文章、“不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

付他们。”（《鲁迅书信集》第七〇四页，致赵家璧信）在给一位青年友人的信中，鲁迅更指点他斗争的方法：“此后的笔名，须用两个，一个用于《八月》之类的，一个用于卖稿换钱的，否则，《八月》印出后，倘为叭儿狗所知，则别的稿子即使并没有什么，也会被他们抽去，不能发表。”

（《鲁迅书信集》第七八四页）很清楚：要生活下去，“卖稿换钱”，继续抗争，改换笔名，使叭儿无踪可寻，就是十分需要的了。

鲁迅批判过那种糊涂人对使用笔名的非议。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鲁迅留学日本的同学、钻故纸堆、专治历史研究，而“评论世事”则“迂远之至”的朱希祖，在给学生讲文学史时，说到“人们用假名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鲁迅即给以批判和针砭。鲁迅说：用了笔名而“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鲁迅明确地表示：“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鲁迅全集》第九卷第五六页）。

“评论世事”“迂远之至”的朱希祖可谓书呆子典型，可以原谅。三十年代，那些必欲置鲁迅于死地而后快的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就比朱希祖清醒得多了，他们攻击鲁迅时，也在笔名的使用上作文章，他们攻击鲁迅之变幻笔名，从而反对使用笔名，就具有着更险恶的政治目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个叫陈代的小走狗写了一篇《略论告密》的反动文章，一开头就将毒舌伸向鲁迅：“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说是鲁迅先生。”其理由是鲁迅屡换笔名，令人无法捉摸；并且说王平陵说的鲁迅“用何家干的笔名”，“并不是……

去密告巡捕房，以致使他被捕”。故作公允之状，不意竟显出了蛇蝎之心。陈代、王平陵之流反对用笔名，正是为了借他们主子之手来捕杀鲁迅。但鲁迅何尝惧怕？鲁迅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书信集》第一一三五页，致山本初枝信）当然，“处处坦白，也不成”，“不能赤膊”，“乱撞是不行的”，因而笔名还是要“屡换”。对于革命者斗争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朱希祖固然隔膜得很，王平陵、陈代之流的叭儿也一窍不通，所以鲁迅顺手回敬了陈代一鞭，说他是“讨伐军中最低能的一位”（《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三三五页）。

作为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笔名之用亦大有讲究。鲁迅一生用过一百三十余个笔名，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方才署上。有的笔名作为自渝自勉，有的笔名表达斗争的意志和决心，有的与文章相互为用，有的是对反动派及其反动罪行的嘲讽、控诉和诅咒，有的则是故弄玄虚，转移叭儿狗们的注意，用鲁迅的话来说，即是“开开玩笑”。信手拈来，信笔而署者是没有的。据史料载：还是鲁迅在日本读书时，他的朋友许寿裳也常写点文章，有一次许寿裳写就一篇，想不出用何笔名，经鲁迅提示，用了“旒其”二字。那时鲁迅正从马理亚孔特夫人学读俄文，而“旒其”乃是俄文Люди（人们）的音译。从这个提示别人的笔名，也不难看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献身祖国革命的思想之一斑。

鲁迅认为：笔名应该与文章的思想、风格相一致、相协调，决不可掉以轻心，视若等闲。一九二五年，许广平为

《莽原》时常写稿，鲁迅一次专门就笔名问题写信给许广平，其中有这样一段：“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而且此后的文章，也应细心署名，不得以‘因为忙中’推诿”（《鲁迅全集》第九卷第五五——五六页）。原来，广平同志写了一篇内容颇为严肃泼辣的社会批评稿《乱七八糟》，在署名时，曾感到“西瓜皮”三字滑稽有趣，“小鬼”二字又甚为新颖。“鱼与熊掌，自己实难于取舍”，因求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鲁迅以“鱼与熊掌”二者都有点不妥，发了以上一段精当深刻的“笔名论”，并为她选取了一个过去用过，而又为另外编辑所不喜欢，但同《乱七八糟》的针砭时弊的格调比较合契的笔名“非心”，发表于《莽原》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出版的第三期上。

在鲁迅看来，“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四四页）的确，鲁迅就从“左”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的署名上，窥见了瞿的思想。“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子？’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象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周建人著：《回忆鲁迅》第一四四页）从瞿秋白的署名“犬耕”，鲁迅看透了他对政治斗争的厌恶，这在当时的瞿秋白，也的确蕴含着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被清算之后，又不思改悔的牢骚和不满。几年之后，他在敌人的监狱里，悔过输诚，以一篇《多余的话》发泄自己的积怨，乞求敌人的饶恕，变成可耻的叛

徒，就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因为，“犬耕”已经早在几年前，使鲁迅“窥见了他的思想”。

对于不负责任随意署写的笔名，对于故作激烈之谈或故作自谦的笔名，鲁迅均由笔名之虚伪判断出文章之不足取，鲁迅对这类笔名的文章的态度是“不看”。鲁迅说：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二、自称‘蝶栖’‘鸳精’‘茅依’‘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原载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晨报副刊》，署名

风声，又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

鲁迅的“四不看”，一方面在于这些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本身无聊而有害，还在于光从笔名也足以看出作者空虚而堕落的灵魂。归总到一点，反证了鲁迅行文的严肃和署名的慎重。

鲁迅之所以屡易笔名的原因何在？大抵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鲁迅与那些封建文人、资产阶级作家以文学为“敲门砖”的名沽誉的传统势力殊然反调。（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认为作品署真名者全是为了名沽誉）他说，他“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二三八页）他的以文学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无非是为了战斗，为了做革命的“一木一石”，希望以此给革命事业“能够略有帮助”而已。周建人同志说过，鲁迅“决不以名人自居。他一生都在战斗的途中，充当一名革命的‘小卒’。就

说写文章吧，他常常用别人的名字发表。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的时期，他写了一篇《辛亥游录》，登在《越社丛刊》第一期上，署的名字是‘周建人’，其实全是他写的。他认为只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目的达到了就好了，并不要从这里博取名声，所以用别人的名字也可以。”（《回忆鲁迅》第四二页）基于此，在《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中，出于鲁迅之手而又借署他名、或者不具名的篇章所在多有。如：《木刻纪程·小引》署铁木艺术社、《比亚兹莱画选·小引》署朝花社、《古小说钩沉·序》署周作人。还有旅沪一记者、旅沪记者、记者、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编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闲书屋、译文社同人等等。鲁迅屡易笔名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为了有效地投入战斗，不失时机地宣传革命真理，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种迫切需要抗争而又时时处处皆受压迫的矛盾在他战斗的后期表现得更为剧烈。一九三〇年顷的政治形势，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国内阶级较量空前激烈。在文化“围剿”方面，一九二九年国民党中宣部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一九三〇年颁布所谓《出版法》；一九三一年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一九三二年又有所谓《宣传品审查标准》；一九三三年发布查禁普罗文艺的密令。在这一系列扼杀进步文化的“法令”出笼之后，对进步文化的压迫和残害就日甚一日地猖獗起来：一九三四年反动派查禁文艺书籍一百零四十九种，一九三六年又查禁社会科学书刊六百七十六种。以上还是见于记载的，不成文的查禁法和被禁书刊更难以胜数。在这种残酷和严密的文化专制主

义的罗网之下；革命文艺面临的只能是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鲁迅杂文书信选》第八三页）在另一处，鲁迅又控诉和揭发说：“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见前书第八〇页）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中心，左翼文艺的旗手鲁迅更是反动派追逐、侦察和迫害的主要目标。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更有效地揭露和打击敌人，鲁迅不得不处于半地下状态，一切向外边的联系事宜只能托内山书店代为办理。写文章，径用鲁迅二字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即令使用以往常用的几个笔名，也常常难以通行。鲁迅曾愤慨地说：“这里的叭儿狗没有眼睛，不管内容，只要看见我的名子就狂叫一通”（见前书第三二四页），因此，每当一篇文章写完，送出发表之际，鲁迅不能不花费一点时间，斟酌笔名的问题，不能不在一个笔名被只有“嗅”觉，没有眼睛的叭儿“嗅”出之后，另取新名。其实，叭儿毕竟是叭儿，嗅觉也往往有失灵的时候，因而，鲁迅大批犀利的“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的杂文，照常突破封锁，融入革命的洪流，发出强有力的抗争的声音。许广平同志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无缺，稍微象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竟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担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

……文化的力量，有时会被人讨厌排斥，用尽千方百计压迫，但结果仍然归于无效。”（《欣慰的纪念》第二八页）由文章而认识笔名，又由笔名而认识文章，不难看出，鲁迅在荆天棘地的白色恐怖中，突破文网，坚持战斗的思想与精神，是同革命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

鉴于笔名既可以作为文章的一部分抨击敌人，又可以布成疑阵，混淆视听、文探的视听，因而，鲁迅对笔名的取用十分认真，决不马虎从事。古人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话，用于鲁迅呕心沥血以行文，固然合适，即用于鲁迅慎谨严肃以取笔名，同样贴切。据许广平同志回忆：鲁迅每一个笔名，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每每在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欣慰的纪念》第三十页）由此可知，鲁迅对于笔名，与对待一切事情一样，是从不苟且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作的“立此存照”，是鲁迅最后一篇新署名的文章。头一天，文稿寄出，第二天即给编者一信：“昨在‘立此存照’上所写笔名，究嫌太熟，倘还来得及，乞改为‘晓角’是荷。”（《鲁迅书信集》第一〇二八页）当时鲁迅先生已经重病缠身，日渐委顿，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压迫以及徐懋庸、张春桥之流的迫害下，仍然扶病出击，坚持批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深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自己的杂文一定会成为拂晓之前嘹亮的号角，唤起革命人民更高的警觉，识破那伙“大森荫下的群魔的嘴脸”。由于鲁迅在选用笔名上的具见匠心，使得我们从他绝大部分笔名上可以看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

无产阶级的情愫，看到他思想发展的鲜明的轨迹，看到三十年代文艺界所进行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可以看到他执着而灵活的克敌制胜的斗争策略。通过对鲁迅笔名的探索，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的是一幅生动的革命家的战斗生活的壮丽画卷。笔名，既然经过鲁迅细细的“考量”，那么，在研究鲁迅全部文学遗产的时候，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与探索他的笔名，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了。

几十年来，同整个鲁迅研究一样，在笔名探索问题上所进行的斗争也是激烈的、复杂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时，重视鲁迅的笔名，并努力结合鲁迅的斗争业绩，来阐发鲁迅的革命精神，而资产阶级则竭力通过对鲁迅笔名的介释，来歪曲鲁迅、丑化鲁迅，抹煞与削弱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锋芒，尽管这种抹煞和歪曲是偷偷摸摸地小规模进行的，然而，任何别有用心地对鲁迅的攻击都是我们决不能容许的。

人们记得，五十年代中期，在鲁迅作品研究中流行过一种“猜谜”“索引”式的方法，企图从鲁迅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景物描写中寻找“微言大义”，以为这样，便是深入“发掘”了鲁迅作品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于是，有的同志将《药》里的那只乌鸦说成是“革命和革命者的象征”（见《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三四页）；有的同志竟然不惜以几千字的篇幅来论证乌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武器，是对于反动派的尖锐的反讽和攻击”（《鲁迅作品分析》第二卷第一五九页）；有的同志根据《故乡》中有我回家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而指为“正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是“暗示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